



溪邊的樹

2021年4月

谷區國語浸信會

每月通訊

經過一年零一個月，終於可以在教堂舉行實體聚會了！4月18日是個值得記念的日子，教堂的大門打開，我們舉行了今年第一次的主日崇拜實體聚會。連同所有負責服事的教牧與眾同工，共有24位弟兄姊妹。這確實是一個歷史性的聚會，大家在13個月的疫情隔離之後，能再次歡喜平安的「實體」聚集向神獻上敬拜，心裡的感受真是很不一樣！

回想去年(2020年)3月15日，教堂的主日崇拜與一切聚會活動頓時都被關閉。這是因為冠狀病毒爆發了疫情，美國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全面封鎖，關閉所有學校，商店，商場，公共場所與公共交通工具。每個人也都要隔離在家，除非有絕對必要，不可以出門。其實在冠狀疫情肆虐之下，如臨大敵，真的是風聲鶴唳，誰也不敢出門。連收到郵購、網購的包裹或一般郵件，大家也都要小心翼翼，仔細消毒清潔，經過再三檢查，才敢拿進家裡。這些我們肉眼根本看不見的渺小病毒，竟然能帶來全世界性的巨大危害，好像全球都被捲進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只是這次「世界級」的大戰，無聲無息，沒有可見的炮火或子彈攻擊；但無孔不入的傳染性病毒，卻可能就近在咫尺，俟機發動襲擊，人人自危。

終於，在一年多以後，加州的疫情總算緩解下來。上個月，我們所在的洛杉磯郡從最嚴重的「紫色」階段下降到「紅色」，如今又繼續下降到「橙色」。這表示疫情的各項指標都已持續平緩下來，是我們附近整個大環境的好

現象，也是大家久已期待的時刻，感謝主！然而因為冠狀病毒是過去前所未有的傳染病原，雖經科學家集中火力研究，且產生了相當有效的多種疫苗，但大家對冠狀病毒疫情還是存著相當的戒心。尤其就在這幾天，加拿大的疫情又起了第三波的高漲，特別是在第一大城市多倫多一帶。此時我們真是需要為他們禱告，求主施恩，早日使疫情獲得緩解。這段時間，美國的輝瑞疫苗與其他國家的疫苗也已經陸續進入加拿大，一同努力對抗疫情。過去這一年冠狀病毒在全世界蔓延，叫我們看見各國不能只是「獨善其身」，一定要彼此互相支援，必須抱著「兼善天下」的胸懷與視野，大家共同努力才有出路。

親愛的弟兄姊妹，在過去這一年裡，你有何反省與領悟？面對疫情帶來的各種生活變化，你有何學習？有何感受？在這期間，你有沒有遭受重大的打擊？你的家庭，親人，你的事業，學業等有沒有遇到什麼變故或損失？在這些事情裡，你與神的關係如何？你的信心受到怎樣的挑戰？你如何在困境中倚靠主？你如何在各種變化中體會到主與你同在的應許？曾有人見證說：「肉眼看不見的主，反而是在患難中顯得特別真實。」你有這樣的體會嗎？

親愛的弟兄姊妹，如今可以實體聚會了，請帶著歡喜感恩的心，正如經上所言：「人對我說，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我就歡喜！」讓我們在教堂見！

2021年度主題
**得救，承擔，
不懼怕！**
四月份經文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
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約翰福音 11:25)



【編者的話】

在疫情緩解，教會終於開放舉行實體聚會的重要時刻，迎來即將到來的母親節。今年的母親節是下月第二個周日5月9日。每逢母親節，人們懷著感激的心情紀念母親。在神創建的家庭中，父親與母親同樣重要。但母親的溫柔慈愛關懷呵護，卻往往更深地留在孩童的心中，令他們一生懷念。本期刊登的幾篇文章，有代表性地紀念幾位已被主接回天家的母親。周媽媽周許絳梅姐妹是本會早期會員，早年從司琴、執教主日學，到管理圖書館、參加禱告團，到傳福音，哪裏可以為主工作就在哪裏服事。周媽媽幾乎每周日參加聚會，從不缺席，卻十分低調。在她的子女晚輩周啓瓊、周啓秀、周啓宏和歐丹萱的紀念文中，對這位母親有很詳盡的記述。叢抒凡的母親叢李挽時姐妹，也是大家敬愛的長輩，教會大堂右側第三排的第一座，是叢媽媽最喜愛的座位。在那張座椅上，主日崇拜時總能見到叢媽媽的身影。沈逸珊紀念母親沈陳淑如姐妹的詩文中，深深體會到子女對母親的深情和母愛的眷戀。母親雖然被主接回天家，她的愛永存。沈媽媽也是袁沈逸蘭師母的母親。王媽媽梁梅姐妹是王佐治、王耐雪的母親，因長年遠居喜瑞都市（Cerritos），雖然很少來本會聚會，但她的一次現場經文背誦視頻卻曾在本會2018年背經比賽聚會中播放，與本會參加背經比賽的很多會眾見過面。參加背經的那一年，王媽媽八十三歲。這幾位母親只是眾多母親中的幾位，她們跟隨主腳蹤的一生值得人們懷念。

母親節懷念亡母李挽時女士

叢抒凡

母親在2020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那天被主接回天家，至今已一年有餘。母親離世一個星期之後，南加州就頒佈防止新冠病毒擴散的居家禁令，對母親的思念和疫情的焦慮內外交加地衝擊著我。每天宅在家裏，或在內室禱告讀經、或在網上聽道聚會，緊緊抓住神的應許，感謝祂賜我不震動的國以及與母親天家重聚的盼望。

母親在世近九十二年，因戰亂離開家鄉逃亡台灣，退休後追隨兒女移民到美國，是她那一代中國人中算比較幸運的。母親出生於日據時代瀋陽的一個富商家庭，我的外祖父是豬鬃的出口貿易商，在還沒有塑膠的年代，豬鬃是製造刷子的主要原料，是當時中國三大重要出口之一，他也是瀋陽市第一家有電梯的百貨公司的股東。覆巢之下無完卵，有一次老爺搭乘火車，借火給同車廂的一位歐洲裔乘客，下車後就被抓進日本憲兵

隊，拷打審問他是否傳送情報給那個洋人，幸而多位地方士紳出面擔保營救獲釋回家。從那時起，母親每當看見日本的太陽旗都會不寒而慄，直到她到台灣婚後，我父親被台灣鐵路局派到日本深造，結交了許多日本友人，才知道日本人民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

1949年，時局動蕩，母親在北平任教的學校中，有同事開始跟隨國民政府遷往台灣，在那個用金條還買不到去台灣船票的時候，上帝即按照祂豐盛的慈愛眷顧了我的母親。年輕的母親和一位女同事去輪船公司打聽去台灣的船班，裏面人山人海，人聲沸揚。她們兩人停留了一會兒覺得沒有希望，就轉身離開。船公司裏面一個年輕人追了出來跟她們搭訕，聊起來發現他們有共同熟識的朋友，就答應她們第二天回去會設法留船票給她們。那位憐恤孤兒寡婦的上帝，讓母親經歷了祂的奇異恩典，沒有靠勢力和錢財，就帶著她的母親和弟弟去到台灣，避開了後來在中國無數次的政治鬥爭中，對買辦階級黑五類後代的迫害。

母親剛到台灣的時候，在苗栗的建台高中教國文，跟教會徐魁光弟兄的姑姑和姑父同事，開始了我們兩家橫跨將近一個世紀的四代情誼；三十多年之後，曉青和魁光夫婦在洛杉磯帶領我歸主，更是神為我家所成就的一件美事！母親婚後搬到臺北，經常念念不忘苗栗純樸的風土人情和教書生活的歡愉，那是她最無憂無慮的一段青春時光。

母親人生中最大的苦難是從她生下第一個孩子開始。我姐姐出生不到兩個月就感染腦膜炎，因而發高燒傷到腦部，後來演變成癲癇，身體心智發育不全。母親工作之餘，還要費心照顧一個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從沒有休息假日，直到姐姐近六十歲那年因腎功能衰竭被主接回天家。

苦難往往是“化妝的祝福”，母親因而被磨煉成一個堅韌又有愛心的人。小時候在家裏，常有父親的同學、同事來找“叢大嫂”，或是媽媽的同事來找“李主任”。有時來人是有急用、需要借錢周轉；有時是惹上官司，要找人協調；也有的時候是成年的兒女相親，要找人參謀。母親總是在百忙中和顏悅色地替人解決問題，從不拒絕。正如聖經箴言中所描述的“才德的婦人”，我的父親一生心裏依靠她，以我的母親為榮，讚美她的話常掛在口中，也常叮囑我們要多多體諒媽媽的辛勞。

我在三十二歲那年開始定期參加教會聚會，三十五歲受浸歸主。不久後，父母也退休移民到洛杉磯。邀請我的父母和姐姐來參加教會異常的順利，父親說：“我看到基督教信仰對妳有正面的影響”，母親說：“果偉不願意去教會，我們陪妳去吧”，姐姐則早在台灣時就已受洗歸主。於是父母一同參加了慕道班，在我們教會受浸歸主，一同參加聚會，直到後來父親年邁體衰，無法長坐聚會；姐姐又腎臟功能衰竭，移居洗腎中心對面的療養院，母親因為要同時看護兩個病人，心力交瘁，有一段時間無法定期參加聚會。

我姐姐住院開刀期間，郭美秀姐妹邀請我參加週三晚上的全教會禱告會，每當我開口禱告為姐姐祈求，就有聖靈澆灌的能量與感動穿越全身。“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不久，姐姐申請到了專業的洗腎照護，延長了壽命，也提高了生活品質，是一個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恩典。母親因此也開始向神禱告，為家人、為教會裏的老姐妹們。當張媽媽病危住院期間，母親響應教會為張媽媽發動的全教會代禱，將近半年之久，當張媽媽痊癒出院回家，媽媽欣喜地對我說，神真是垂聽禱告的神！

父親和姐姐先後離世之後，母親重新回到教會參加主日學和主日崇拜，主日崇拜時她總喜歡坐在教會大堂裏一個固定的座位。母親晚年重聽，我不知道她能夠聽到多少，有時候從詩班席看到牧師講道時她在下面打瞌睡，促使我想要瞭解母親對基督教信仰的認識，就問她說：“耶穌是誰？”，她鏗鏘有力地回答說：“耶穌就是上帝啊！”感謝主！那是多麼偉大的信心宣告啊！

兩年前，母親開始失憶，生活逐漸不能自理。有一次，我幫她洗澡的時候，她腼腆地對我說：妳撿到個大BABY來照顧。母親一生服侍別人，却不安於被人服侍。在陪母親走最後這一段路程時，母親依然安靜溫柔，從不生氣，也從沒有任何要求。我和母親仿佛對調了角色，我像教孩子一般地教母親背詩篇、抄寫經文、唱歌給她聽，並且常常跟她講從前的事，想刺激她頭腦的記憶，她很少開口說話，只是安靜地聽著。母親離世的那個下午，許牧師、師母過來探望我的母親，母親在沉睡中、在許牧師的禱告聲中，所有家人圍繞在側，被主耶穌接回天家。神何等的信實慈愛，賜給我母親這樣大的臨終恩典！

母親走後，我常陷入思念，難以自拔。有一天，因為女兒講話頂撞我，我獨自坐在內室中傷心落淚，忽然受到聖靈光照，使我省悟到從前自己也曾使母親受到同樣的傷害，母親卻總是默默地原諒了我。正沉浸在那悔恨交集的情緒中時，忽然手機上的詩班微信群組裏，有人上傳了一段過去詩班小組主日獻詩的視頻，驚訝地在其中發現了母親坐在大堂會眾中的身影，那樣的慈祥，那樣的安靜，聖靈竟然用這樣奇妙的方式，安慰了我這顆孤女思母的心腸，仿佛在告訴我，擦乾眼淚，不要傷心，現在母親已經參加了天上的敬拜，和眾天使與聖徒們一起歌頌讚美上帝。

神在我母親身上一生的作為，以及祂所賞賜的“因信稱義”的永生確據，見證了天父上帝對祂兒女應許的恩典：“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我的耳邊又響起了母親朗誦詩篇23篇的聲音，超越時空地迴盪在永恆中。

守住道的母親

周啓瓊

雖然母親已經離開我們有五個月，但是每次看到她的舊物，或是想起往事，就無法釋懷而潸然淚下。尤其是在她離世前的一段時間，自己孤

獨的住在療養院中，我們因疫情被阻隔，而無法進去看她及陪伴她，一直到她被感染疾病而離世。這種種的一切，不時就會環繞在我心頭，有時令人難以入眠。我瞭解母親經歷許多病痛的折磨，卸下世上的勞苦回到天家，那是美好無比的地方。我也明白神在此時把母親帶回天家，對她而言是她的福氣。因而我們作為基督徒的，與世上人不同的是我們有盼望，我們有一天會與她再相見，這也是我所期盼的。

當我從東部遷移至加州與母親相聚時，她已經開始在谷區國語浸信會的前身聚會了。因為在加州的這段時光，是我與母親在一起最長的時段，故我就以此時間點來懷念她。母親是一個非常自律而且不浪費時間的人。我一抵達洛杉磯，她馬上就拉著我去她的教會做禮拜。母親每到星期日，她一定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齊齊，手捧著聖經，準時到教會去聚會，而且可以說是從不缺席。她也非常努力的學習研讀聖經，所以有任何主日學適合她參加的，母親必報名參加，加入了後，從不虎頭蛇尾，堅持到底。

另外，母親樂意且積極地參與教會的事奉。她曾做過幼稚園的老師，能夠彈琴，教會初期主日崇拜缺乏彈琴的人，有時候母親就頂替去做這方面的事奉。當教會的辦公室缺乏義工時，母親毫不猶豫地就參與這項事工，而且堅持了一段時間。早期教會星期日的午餐，是由幾個家庭輪流分擔煮午餐，母親也樂意的參與。每當團契或者教會有重要的聚餐活動，母親必會將她拿手的寧波菜或點心，帶來教會或團契與大家分享。以前教會的圖書館，有圖書管理員做整理圖書，以及管理借書還書的工作，每個禮拜天，由一些弟兄姊妹輪流，母親也參與過這類的事奉。母親好像也教過主日學，如果我未記錯的話。作為一名禱告勇士，她經常與幾位姊妹在電話中為人代禱，這也包括了為自己未信主的親人，極力的祈禱求告。母親每日早上，必會坐在她的桌前靈修，攤開聖經閱讀並且禱告，因為她明白禱告與靈修對基督徒的重要性。母親更是極力向人傳福音，她也帶領人信主。當一些教會的姊妹，家庭遇到問題的時候，母親也會盡力地用聖經的話語開導他們，並且關懷他們。以前母親體力還可以的時候，教會有年輕的姊妹生孩子，手巧的她有時就會編織小孩的衣物送給他們。

父親很早就過世，母親一手把我們姊弟三個撫養長大，然後又移民來美國，可以說已經用盡了她的積蓄。她就是靠著政府每個月給的社安金，本著寧波人的本性對自己很節儉，卻對別人毫不吝嗇，有宣教士到國外宣教，經濟上需要幫

助時，她必定拿出她所能的幫助他們。或是本地的宣教士，將要去禾場宣教，母親看到他們有經濟上的困難，也願意儘力幫助。母親向來樂於助人，我的表姐年輕時就守寡，母親推己及人，時常會寄錢資助她，另外還有慈善機構，如紅十字，或者餵養飢餓兒童等々，也是一樣。母親曾對我說他要做到什一奉獻，故他就真的照做！母親確實做到堆積財富在天上。

母親在人生中最後的幾年，記憶力極度的衰退，身體也逐漸的衰弱，但是她仍然堅持每星期日去教會參加崇拜，週五晚上，情況許可仍然會參加團契，只是她已無法繼續的參與事奉，不論是在教會裡或是團契中。正如保羅所說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這也是我母親一生的寫照吧！

母親雖然離開我們，但是我實在很懷念與她一起去教會做禮拜的日子！

啟瓊

永懷慈母

周啓秀

去年10月我們失去了我們最親愛的母親。最痛心的是因為疫情氾濫我們不能在她身邊為她送行。唯一的，希望給了媽媽，也給了我們一些安慰的是在她過世前一個禮拜住在醫院的時候，我們能夠每天有很長的視頻時間陪伴她。這真是要感謝神為我們安排那些非常有愛心的護士在他們工作非常忙碌的時候，每天抽空幫我們和媽媽接起視頻。媽媽住院一個星期以後情況好轉出院回到療養院。我們正在充滿了希望的時候，不料媽媽被主接去天國。在我們哀傷之際，還是非常感謝主耶穌，在媽媽離世的時候，雖然我們不能在她旁邊，但她還是處在她熟悉的環境中，和與她熟悉的人在一起。

媽媽是一個既溫柔，善良，又很有愛心的人。她也非常體貼，總是把別人的需要，放在她自己的前面。媽媽更是非常的聰明，勤勞，勇敢，和堅強。

在媽媽20幾歲的時候，因為危急的內戰打到上海附近，媽媽一個人孤獨的離開大陸，離開了因戰爭分散在各地的父母和兄妹，離開了她生長的故土，一人過海到台灣。我們在台灣的爸爸為她

安排去台灣的入境證，和船票。那時候她和爸爸還沒有見過面，還只是朋友介紹的筆友。

在媽媽小小的身材裡面，是一個非常堅強，有耐力，和決心的強人。她和爸爸在台灣結婚，大約過了10年左右的快樂日子。之後爸爸生病，常常進出醫院。媽媽忙著在工作，醫院，和家裡三邊跑。一面照顧爸爸，一面又忙著照顧三個非常小的孩子。當爸爸過世的時候，弟弟還在幼稚園，我三年級，姐姐五年級。媽媽一個人，把我們一個充滿愛的家庭裡撫養長大。

我們搬家以後，媽媽找到一個做幼稚園老師的工作。媽媽以前在大陸時做過中學老師。可是教幼稚園需要有不同的技能。她自己教自己彈鋼琴，然後去教小朋友唱歌。媽媽也有很好的藝術技能。她需要畫裝飾教室裡的大壁畫。那些美麗生動的壁畫景像，如今還活生生的在我的腦海裡。媽媽的字寫得更漂亮！

媽媽也有一顆非常體貼別人的心。她總是把別人的需要放在她自己需要的前面，常常為別人著想。即使她自己已經很累了，她還是照樣做。可是她不喜歡麻煩別人。如果真正需要請人家幫忙，她一定先盡量做好她自己能做的，去減少別人的負擔。然後想盡辦法去謝謝幫忙她的人。你們哪一位給她搭過便車的，一定知道無論天氣多壞，她一定站在路邊等你。不要麻煩你下車進屋找她。

媽媽給我們一個溫馨的家，從不對我們吼叫。雖然資源不豐富，她做出來的美食，總是被我們吃的盤底朝天！每次吃魚，媽媽總是犧牲自己，只吃魚頭，說是魚頭最好吃。在台灣讀書功課很多。媽媽要我們集中精力讀書，家事她一切包辦。有時候週末她會帶我們到附近的影院看電影，吃夜市。我們雖然沒有很富足的生活，可是我們有媽媽的愛，和她所能供給的一切，這對我們來說是足足有餘了！

1972年舅舅為我們辦了移民媽媽又帶了我們三個人飄洋過海來到美國紐澤西州。媽媽非常努力的學英文。和一位鄰居夫婦成為好朋友。每個週日他們帶她一起去做禮拜。她在那個教堂裡交了幾個好朋友。搬去加州以後還繼續和他們寫信聯絡。她說寫英文信像寫一篇大文章，很辛苦。可是她總是很勤勞的翻字典給他們寫回信。媽媽更是一個非常慈愛的外婆。外孫女丹萱和外婆情誼深重。結婚的時候還請外婆做女方的證人。

親愛的媽媽，謝謝您這麼多年來給我們的愛和關懷，也給我們做了最好的榜樣。雖然我們很捨不得您走，可是我們知道您已經和爸爸在一個

很好的地方相聚了。您辛苦了一輩子，現在請您好好的在神的天國裏享受您的重生。

永遠深愛您的女兒，

啟秀

我的外婆

歐丹萱

外婆個子雖小，可是他是我認識的人中最堅強的女人！在她這長久的一生，她活得非常的勇敢。她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和日本軍人有過幾次驚險的交遇。她在戰亂中也失去了她的姐姐可是她繼續堅強的往前走。我的外公癌症過世剩下外婆一個人帶著三個小孩。然後雖然她只會一點點英文，她勇敢的一個人帶著三個孩子飄洋過海來到美國。雖然我知道這些事情，可是外婆從來沒有自己和我說過這些事。

真正對我印象最深刻的，來至外婆來我們家小住，或者是我去外婆阿姨家度假的時候與外婆相處的點點滴滴。

在我電腦的畫面上是一張我和外婆一起在看太平洋的照片。我很珍惜和外婆一起享受大自然的時光。一起去散步。當我們在一起享受美麗平靜的大自然的時候，外婆教我說‘鳥語花香’。

我難忘外婆咯咯的笑聲。當我在學排檔車的時候外婆跟著坐在後面。每次我停檔的時候，爸爸很難隱藏他的焦慮，而且我停檔的次數非常多。外婆咯咯的笑聲馬上打散了車子裏緊張的局勢！

我記得和外婆一起坐在商場的板凳上。就那麼靜靜的坐在那裡。我從來沒有那麼安靜的長久坐著。我們坐在那裡看著從我們前面走過的人，發現每一對走在一起的人衣服穿著都很相似。然後看到更多一對對像雙胞胎一樣的人從我們前面走過，我們開始咯咯地笑個不停！

我記得坐在板凳上和外婆一起吃冰淇淋。外婆很喜歡吃冰淇淋，一有機會就請我們吃冰淇淋。我們一起在義大利吃gelato，在中國吃冰淇淋，在馬里蘭州吃 Soft Stuff，在各個不同地方的冰淇淋店吃各種不同的冰淇淋。

在珍惜這些珍貴時光的時刻，我不禁意識到這些充滿愛的回憶，還繼續在影響我怎樣，和在哪裡過我的生活。

每當我去LA或者外婆來馬里蘭州小住的時候，我們常常下午一起看電視。我們先看美國電視劇 All My Children，然後轉去看中文連續劇，然後看我愛露西電視劇。在我們決定給大女兒取名露西的時候，我不禁回想到這些和外婆相處的時光。

那些和外婆一起在加州度暑假的時光，使我感覺到加州是個有游泳池，陽光普照，和充滿了愛的地方。這不禁使我認為這些美好的回憶催促我帶我的家人在加州定居。

當我長大成人，把外婆介紹給我的丈夫，外婆給他的溫情和愛使我們非常的感激。外婆歡迎他進入我們的家庭，給他取了一個中文名字，和他分享笑話，教他包餃子。

外婆，我愛你直到永遠。

丹萱

信心成為眼見

周啟宏

母親於1921年9月22日出生在浙江省寧波市，她的父親從商，家道殷實。她在一家六個孩子中排行老三。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她為了躲避入侵的日軍，與家人一同逃到鄉下。當她的長姐在一次海難中喪生之後，她開始一同擔起了照顧家庭的責任。

當母親還不到三十歲時，她就隻身離開家人與故鄉到台灣和父親相會。她這麼一走，竟與她的父母永遠分離。她與哥哥和妹妹們也要在四十多年後才能再團聚。

母親與父親於1951年在台灣結為連理，她們婚後的日子因父親的癌症，長年與疾病奮鬥。在兒時的記憶中，我們一家人在一起生活的時間並不多，母親必須要照顧臥病在醫院的父親，無法兼顧我們。我和兩個姊姊經常分別寄宿於親戚家中或學校裏，直到父親辭世。

我對父親的葬禮，仍然有些清晰的記憶。我只記得與堂弟戲耍，並不了解事態的嚴重性。我只有看到母親哭的時候才會跟著一起哭。

父親過世之後，母親找到了一份教職工作來養家。我們在物質生活上從不富裕，但是神總是信實地提供我們一切的需要。在我記憶中，從未餓過肚子或感到營養不足。

母親勤勞且機智，善於持家。她會修補我們衣服和襪子上的孔，以便妥善地使用我們現有之物。母親還是一個有才藝的廚師，她喜歡把冰箱放得滿滿的，所以從來不會缺少食材的選擇。她會烹飪各種家鄉的美饌佳餚，並製作她兒時的甜點。

母親獨具巧手，能利用現有食材在短時間內，煮出一頓美食餐點。當我上大學時，有一天與兩位同學在外一起做作業，因為天色已晚，決定回到我那裏繼續完成作業。回家之後，請求母親準備晚餐。她不假思索，很快地在短時間內煮好了一頓美食，讓三位餓漢得到飽足。

母親獨自承受了生活中的許多壓力和心酸，很少告訴我們她的辛勞。有一次我半夜醒來，發現她一人因病在廚房裏嘔吐，卻甚麼也沒跟我們說。

父親過世後，有些朋友出於善意建議媽媽再婚，甚至會扮演媒人，但母親回絕了一切的善意與安排。多年後，當我發現了這些往故，問母親為什麼當時她不考慮再婚，因為這樣做可以減輕她的負擔。她說因為不願意讓人將我和姊姊們當“拖油瓶”來看待。“拖油瓶”是一個具有俚俚意味的詞，當時用來形容一位再婚女子的孩子。

在舅舅的協助之下，我們於1973年移民到美國，在舅舅家住了將近三年，直到我們能自力更生。母親持家照應我們，無論我們是讀書或是工作，她都不會讓我們擔心家務事。

1979年，由於工作原因我搬到洛杉磯，母親也和我一起搬到了西海岸。在此地，谷區國語浸信會成為了她的屬靈家庭。這教堂成為了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那裡她繼續在靈裏成長並服事他人，與其他信徒在主內相交並結交許了多終身良友。

母親於2020年10月27日下午榮歸主懷，享年99歲。她回到了天家，與她所崇拜的神永生永世地在一起。

母親去世的第二天早晨，我一如往常起來開始每日的靈修與神相交。當我在思索那日的禱告項目時，突然意識到我不再能為母親做任何的祈禱，她也不再需要任何的禱告了，因為我的禱告無法對她的現狀有任何的影響。我不再需要為她身體各方面當天的需要祈禱，我不再需要為她當天能吃、喝及順利地練習走路祈禱，我也不再需要為她因我們不在，會感到孤單與害怕祈禱，最重要的是，我不再需要為她能時時地記住她的救主，因此能有喜樂祈禱。這些祈禱現在都是多餘

的，她的現狀十全十美，所在之地無與倫比，因為她已進入了天堂。

天堂是一個理性的事實，並非出於人的臆測。這並不是因我不願意看見我母親變為虛有，或是不知道母親下輩子輪迴會變成什麼樣的東西，或是對來世有許多的疑慮，因此幻想出天堂。天堂是永生之神的居所，所以它乃是一個客觀、理性的事實。

因為天堂是一個美好的地方，所以當我們面臨喪失親友時，大多數人都會認為他們的親友理所當然地進了天堂，而不願意面對其它的可能性。在這種時辰，對天堂地渴慕是可以理解的，但不是所有辭世的人都會到那裏去。

就母親而言，神在祂選定的時辰裏，用福音真理的光，照亮了母親的靈魂。她意識到雖然自己盡職地照顧家小，作賢妻良母，逆來順受並盡力為善，這些都不足以達到神的標準，因為神的標準是完全的聖潔，她了解靠自己辦不到的，她必須要靠外來的力量來拯救已死的靈。聖經說：「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祂愛我們的大愛、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祂又教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 你們得救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神喚醒了她已死的靈，給了母親一顆新的心，並讓她認罪悔改，信靠基督耶穌在十字架上所受的死能洗清她一切的罪。去天堂的路只有一條，耶穌是唯一的管道，祂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因為這個轉變，母親成為了神的子女。她愛神的話語並勤讀聖經，以致她聖經的紙頁滿是皺紋。她對不信的滿有負擔，不論是親友或是陌生人。她曾幾度回到中國，找機會向親人傳福音。有一次還向當時帶隊的地陪傳講神的好消息。

至於離開這個世界之後的歸宿為何，母親是非常清楚的。她對於死並沒有任何的恐懼感，因為死亡只是到那更美好世界的通道。母親在世的最後幾年，因失憶症許多事情已記不得。我最怕她會忘記她的救主，所以常為這事禱告。在她走前的最後幾個星期裏，我的祈禱得到了回應。每當與母親談到未來，她總是聚精會神地聆聽，並不時地點頭表示她了解我所說的。

在2020年10月27日下午，天堂打開了大門，迎接母親回到自己的家。天堂是她的家乃是因為永生之神是她的父神，這個關係是藉著耶穌基督的寶血所建立的。在那裏，她有屬於自己的產

業，不再是一個客旅。

母親的一生吃過不少的苦，也流了不少的淚，她最後被新冠病毒感染以至於辭世。苦、淚、病、死是每個人都必經的旅程，它們的原由乃是罪。天堂是全然聖潔神的居所，所以不可能被罪所感染。那裏沒有任何的苦楚或失意，沒有人會生病或死亡，都因為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受死，並從死裡復活征服了這一切。母親不再有任何身體或靈性上的限制，能自由地與人和神溝通，不再會忘記任何事。她會永生永世地與神同在，全然聖潔不再有任何的缺失！因此，我不再需要替母親做任何的禱告了！

母親走了之後，雖然我從聖經的教導中對天堂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仍然能很清楚地感受到她的離去。有時我仍然會有深刻的哀痛，但是我的憂傷是有盼望的，因為我會與母親再相見。如果我不確定母親現在是在天堂裏，我的哀傷將無法得到任何的解脫與安慰，因為如果她不在天堂，她就是在地獄裏，沒有其它的可能。一個人永生的去所，是完完全全的看這人與耶穌基督的關係。就母親而言，我永遠地感激那滿有恩慈的神和救主耶穌基督，因神所做的，我必定與母親在天堂相見！

媽媽! 妳還在……還愛……

沈逸珊

這是第六個無法與妳相聚慶祝的母親節，

雖然了解同在主裡，

是面目離別，暫時離別，在我們心裡並不離別；

於是領悟同在主裡，

靈犀相通、心意牽連，原是那麼理所當然，活潑真切；

在主裡定準的動作、存留、年限、疆界，

惟可揣摩，只是寬容，無從推諉，並非耽延；

媽媽!

知道妳還在……還愛……

唯有思念，每每不曾輕減；

唯有思念，每每不曾輕減；

或近或遠，忽隱忽現；
 想著妳無論曾經如何勞苦愁煩，
 此時此刻全然喜樂平安；
 不改的，定是妳
 言談發智慧，優雅風趣的雋語歡顏，
 眼目滿慈善，誠實溫柔的體恤愛憐，
 同在主裡，靈犀相通、心意牽連；
 還有，還有，
 知道妳還在……還愛……，媽媽！
 還有妳從不停止對晚輩兒孫晝夜的祈禱祝願；

對晚輩兒孫晝夜不止的祈禱祝願，
 時不時，腦海裡儲存的點滴縈繞，
 久不久，睡夢中造訪的片段迴旋；
 盡是為了支撐我們面對塵世紛擾、客旅試煉，
 愛我們的主藉著妳所賜予我們的極大恩典；

 上學，外婆左右張望牽著小手過馬路，
 放學，備好了點心微微含笑等候、細細柔聲叮囑，

 總是我與周周平生共同記憶裡最深最美的刻度；

 流淚熬夜，為病在他鄉的杭杭趕織毛衣，
 輾轉託人送來最椎心刺骨的祝福，

 仍然珍藏在尚不配與妳們天家團聚的我的心靈深處；

 妳坐在窗邊陪伴我預備晚餐，趁著夕陽，
 我們或者哼著一些熟悉的詩歌，

 從“天父必看顧”、“救贖主凡事引導”，
 到“當轉眼仰望”，

 或者數算著老黃曆陳年趣事，

 靈犀相通、心意牽連，早已是不涉得失、
 無關憂喜的日常；

 恍惚間，當我依舊在廚房裡手忙腳亂，

 妳當時關愛的眼神與安慰的笑語，

 一不小心仍歷歷在目，反覆循環回放；

 即便是在夢裡，回到了時空截圖中的心慟

魂殤，
 牢牢握住我的，
 依舊是妳那雙拉拔我一生，最堅定最溫暖
 的手掌；
 當妳緊緊擁我入懷，
 伴我聲聲求告著：“主啊！主啊！”
 被釋放了睡眠癱瘓在枕上留下斑斑痕
 漬，
 揮淚醒來，
 天地間被應許了的恩怨和解，緩緩展開，
 “……喔！是的，主！因為祢免了我們的
 債；”

媽媽！
 知道妳還在……還愛……
 不捨不離，可期可待；

不捨不離，可期可待，無滯無礙，
 因為有主同在，妳未曾離開；

所以我們感謝主，
 因為祂配得信靠，配得跟從，配得愛戴，
 當我們回顧，感恩曾經擁有最圓滿的母愛的此
 生，

當我們前瞻，眺望還要到那更美麗的家鄉與妳
 相會的將來，

當我們察驗，主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終於
 恍然明白；

在這個雖然無法與妳相聚慶祝的母親節，

可是啊！媽媽！

妳還在……還愛……

母親梁梅蒙恩的一生

王佐治

2014年9月30日下午，正在辦公室上班，手機突然急促地響了起來。是妹妹耐雪來電。電話中她的聲音哽咽斷續，泣不成聲。我立即明白媽媽已被主接去。一看時間，下午四時二十分。腦中一陣轟亂，心瞬間沉入谷底。這一刻終於

到來。丟下一切，跳進車內，急速上路。腳步沉重又急促，沖到媽媽的床邊，抱着媽媽尚溫熱的軀體，悲切地呼喚媽媽。媽媽早已氣絕，了無聲息。心中明白這只是她的肉身軀體，媽媽已經不在了。心中頓時浮現摩西的祈禱：「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詩篇90:10）媽媽在世九十一年半，時候滿足，主耶穌來把她接走了。那晚和耐雪守着媽媽，度過了與她在一起的最後一個夜晚。媽媽生前喜歡的詩歌一首一首在耳畔迴蕩：

[當轉眼仰望耶穌]

當轉眼仰望耶穌，定睛在祂奇妙慈容，
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顯為虛空。

[在花園裏]

獨步徘徊在花園裡，玫瑰花尚有晶瑩朝露，
忽有溫柔聲，傳入我耳中，乃是神子主耶穌。

祂與我同行又與我共話，對我說我單屬於祂；

與主在園中心靈真快樂，前無人曾經歷過。

在綿綿迴響的詩歌聲中，媽媽的一生一幕又一幕映入眼簾。

媽媽原名梁美琪，1923年出生在上海一個大家庭。十歲那年，外公去世，外公經營的柴炭行由外婆經管。外婆忙裏忙外，疏於照顧年幼的女兒。那年，因無人照拂，媽媽不慎失足從石階樓梯摔落，損及心臟。媽媽是家中幼女，她長兄的兒子只比她年幼二、三歲，小姑姑與侄子玩在一起。長兄和大嫂厭惡外婆老年產女，（舊時代，女子四、五十歲已是老年了），遷怒於小妹子，常無故謾罵毆打她。一次，長兄拿着一杯DDT殺蟲藥水，逼着媽媽喝下去。另一次，長兄手持手槍追打媽媽，盛怒之下要射殺她。不得已，年幼的媽媽離家被送往孤兒院。

童年的淒涼和不愉快，致使媽媽從小好勝好強。小小年紀，就獨自外出找工自力更生，被一間德國藥房的老闆收留。後因工作出色，老闆願意加薪挽留她。後來在商場工作，接觸西人，因工作需要，練就一口嫻熟漂亮的英語。外婆

是基督教會的一名女執事，媽媽從小跟着外婆去教會。因喜愛音樂，常觀摩並在鋼琴上琢磨，後來竟無師自通，在教會開始司琴服事。外婆不識字，卻定意要讀通聖經。五十歲的外婆竟捧着聖經一章一節琅琅上口。媽媽看在眼裏，記在心上，禱告中常懇求上帝賜給她所羅門的智慧。後在西人報館《自由論壇報》廣告部任職，頗受上司主管青睞。

1949年報館撤退臺灣時，在一票難求的情況下，上司為她準備了一張飛往臺灣的機票。媽媽當時已成家，便放棄隨報館去臺灣，留在了大陸。1950年，媽媽獲准去香港索債。當時在香港的親友都力勸她留在香港，可是家在大陸，媽媽還是放棄了香港，返回上海。對於這一既自然又難以理解的“愛國”舉動，大陸當局暗中懷疑媽媽是受帝國主義派遣顛覆大陸政權的潛伏特務。

大陸中國易幟時，媽媽不過是二十六、七歲思想單純的青年人。後參加工作，在輕工業部華東造紙設計院供職。那時候，一些輾轉南北打江山、立戰功的老革命領導們就愛跟天生麗質、舉止穩重的年輕女子打哈哈，心癢癢，恨不得動動祿山之爪。在遭到拒絕時，內心的陰溝水打翻，憋著無名火就想找機會出他們一肚子的骯髒氣。這種倒霉事就讓媽媽給碰上了。1955年肅反（肅清反革命）運動開始，機會來了。領導把媽媽當反革命“大膽懷疑”，在抄家時，那張當年廢棄了的去臺機票被抄獲，成了反革命的證據。媽媽被關押在公司二百天。雖然沒搞出什麼名堂，憋著一肚子無名火的那領導能放過她麼？1957年，“反右”（反擊右派分子）風潮興起。領導明言告訴媽媽給她二條路：辭職，或留在公司當右派。不得已，媽媽辭去公職，從此失業。

在大陸中國，一個人的檔案永遠跟着你。媽媽在居住地，日子並不好過，因為檔案中她已被描繪成異類分子：洋奴家庭、宗教背景、海外關係、反動思想，必須嚴加看管。“辭職”居家之後，媽媽被迫盤算離開大陸移居香港，並開始與父親一起不間斷地向公安局申請出境。1962年，父親給放行去了香港，而當局卻扣押了媽媽的申請。這一扣押竟長達二十二年之久。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國。媽媽因幫助一位傳道人遭連累，被上海市徐匯區公安分局看守所羈押了半年多。在後來的公判中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份子遭判刑，交所在居住地區監督執行。在當時大陸中國，被關進監獄有時是幸事，因監獄中畢竟略有“章法”，不至“胡來”。監外執行，就任由地方胡作非為。我們家當年不分晝夜、不論寒

暑，門窗必須敞開，不得關閉，隨時有人會闖進來，監督檢查。一個嚴冬深夜，一群毛孩子闖將進來，勒令媽媽立時起床，到街上向毛主席請罪。媽媽着涼咳嗽，孩子們用擦馬桶的抹布塞進她的口中，不讓她出聲。家中任何人進出，鄰居都有記錄，並報告居民委員會和派出所。剛開始時，媽媽清早出門掃街，一日數次。媽媽被責令沒完沒了地寫交待、寫檢討，寫認罪書、批判書、悔過書，寫學習領袖著作後的心得，挖思想看有沒有“現行”罪、新罪、隱而未現的罪，等等。在居住地區受監督、改造，媽媽首當其衝，但凡社會上有什麼風吹草動，第一個就把她拉出來批判鬥爭。後來大陸中國與蘇俄交惡，領袖號召“深挖洞，廣積糧”，媽媽被投入挖防空洞，從事體力勞動，搬磚運土，漸漸體力不支，心臟病發，病倒了。

在失去自由的年月裏，媽媽帶領子女晚間聚在一起，輕輕唱詩偷偷禱告。幸而數經抄家，雖已家徒四壁，竟然還偷偷保存了聖經。很多經句媽媽都能背誦，在那些困難的時候，媽媽便與我們分享聖經中耶穌的很多事跡。三人在一起查考聖經，詩篇中大衛的哀慟與讚美、但以理喝退群獅、約伯的苦難、以斯帖的凜然大義，對苦難中的我們都是很大的鼓舞和激勵。媽媽病倒臥床期間，神的話夜間常以聖詩形式臨到她，她後來在床邊備有紙筆，記錄了不少話語。在那段時日，雖然人對她的折磨不斷，她與神的關係卻格外親密，心中滿有甘甜和盼望。受文革“語錄歌”風潮的啓發，媽媽把夜間領受的聖經話語和她喜愛的聖經經節譜成讚美詩吟唱，便於記憶。晚年她記憶減退，但仍堅持背誦聖經，並參加教會聖經背誦比賽。

在監禁期間，時常能感受到神的種種奇妙作為。有一件軼事，說來不可思議，在此多花一點筆墨。那是當時迫害媽媽最兇狠的居民小組長親自遭遇的一件事，記錄如下。

文革期間一天早晨小組長去菜場買菜，頗不順心，想買的菜都沒買到。排隊買雞蛋，輪到她時只剩一個破雞蛋。看看那蛋雖破卻還完整，只是一頭破了個洞，燉個蛋湯應該可以。就興沖沖、小心翼翼地護着那個破蛋一路走回家。

快到家的時候，不知哪個缺德的住戶從二樓窗戶往外吐了一口痰。那口痰說時遲，吐時快，從二樓飄飄忽忽、悠悠然然一路往人行道上飄落。世上事想湊個巧還難，恰在此時，我們的小組長眼盯盯一路看護着她那寶貝的破蛋，小心翼翼地步入那個樓宇底下。蛋的破洞朝天，她很小

心、很小心地死死盯着那個破洞，生怕蛋清晃出來。而那由天而降飄忽下落的痰此時也正悠悠然接近地面。它不長眼，該落哪就落哪。誰料得到，痰、蛋會在小洞相遇。那小組長死盯着那個小破洞的時候，她是親眼看著飛痰進洞那一幕的。可以想見她心裏的革命氣惱和無產階級忿恨到了何等難以抑制的地步！她疾步飛奔居民委員會，衝人就訴說那是階級敵人的猖狂進攻。人們目瞪口呆，聽着這位在地區專橫跋扈的小組長的真實故事，感嘆上蒼的公義。

十年的獄外監禁，仰賴上帝的恩手托扶，歷經九死的衰弱身體，靠着主的憐憫眷顧，得以安然度過。對海外丈夫久別的思念，是挺過十年磨難的另一動力。其實父親在美國早已另組家庭，只是媽媽和子女長期被蒙在鼓裏。1978年，隨著當局政策的改變，一紙平反書摘除了禁錮在媽媽頭上十年的反革命“帽子”。隨之而來的便是加快步伐的出國申請手續。父親變故的消息傳來，終於把不屈的媽媽打倒，一蹶不起。暈厥的媽媽被擊倒，此時內心的支柱坍塌，求生欲望已脆弱如游絲，那可怕的一刻似乎瞬間到來。「耶和華啊，你是申冤的神。申冤的神啊，求你發出光來！」（詩篇94:1）「主說：申冤在我，我必報應。」（羅馬書12:19）主的話再次使媽媽重新得力，振作起來。

當局政策雖從瘋狂轉而理智，但“左”的習慣勢力依然頑固，想出國談何容易。另外父親方面也開始設置障礙，阻止骨肉親人出國團聚。“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啓示錄3:8）在排除重重攔阻的過程中，神的奇妙引領一再彰顯。等了二十二年的媽媽，終於獲得了出國護照。在申辦美國入境簽證時，失去直系親屬支持的申請，面臨重重困難。美國領事館外天天大排長龍，獲得簽證者寥寥無幾。簽證的困難使媽媽心情沉重。一天，一位熟識的八旬主內盲人姐妹，要求媽媽攙扶她去美國領事館申請簽證。面試很快通過，但簽發前那位領事表示，八旬盲人出行赴美，必須有人陪同。媽媽在旁趕忙上前試問：“我可以嗎？”領事查驗媽媽的有關證件之後，即刻同時給媽媽和那位老姐妹發放簽證。不屈從金錢，不仰賴權勢，神親手為媽媽開啓通往自由之路。

在詢問赴美簽證的過程中，媽媽無意中結識了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首任總領事Donald Anderson先生。在致謝信中媽媽寫了諸如“便時請來舍間小坐”之類的客套話。不料，總領事回信認真地“接受邀請”，相約登門拜訪。文革雖已結束，可跟洋人交友仍是大忌，不用說在家宴請

高階美國外交官，更不用說不久前自己還是“現行反革命份子”。可見風險之大。媽媽作了慎密安排，從接客地點到送客地點，都作了安排，讓帶有特工任務的專車司機摸不着頭腦，說不清宴客地點的準確方位，無從密告。宴客期間，耐雪掌廚，賓主盡歡，賓至如歸。一介小民在家宴請美國外交官在上海一時傳為美談。

離開中國來到人生地不熟的美國，一切從零開始。初來洛杉磯時，媽媽找到一份成衣廠的工作，一周工作六天，得到的工資是\$14.00。第一次在美國領到工資，手捧着那微薄的十四美元，回家跪地禱告謝恩：“神啊，感謝你！我這雙手在中國不准工作，不能掙人民幣，今天你卻讓我賺美金。”那一週的主日崇拜，媽媽把第一筆\$14.00工資的什一奉獻恭恭敬敬地放入奉獻袋，獻給上帝。為省下每一文錢，捨不得坐公車，暑天一身汗，寧肯步行去上班。神的恩手一步步帶領，從步行上班，到坐公車上班，到自己開車上班，直至上班馳騁在高速公路上。

神的恩賜，讓媽媽有一雙能司琴的手。來美國數十年，從團契聚會到教會主日崇拜，從羅省華人宣道會、南灣華人宣道會、喜瑞都羅省基督教會、橙縣靈糧堂，到橙縣華人浸信會等，哪裏有服事的需要，哪裏就能見到媽媽司琴的身影。為山區和內地沒有樂器伴唱的崇拜聚會，媽媽錄製了聖詩鋼琴伴奏錄音帶送去支持他們。她也錄製了另一套讚美詩集，讓癌症病危的一位主內姐妹在病床上聽，使她受到很大的安慰和激勵。媽媽一有機會就向人傳福音，領人歸主。有一位當年年輕的姐妹，因王媽媽的帶領，決志受洗歸主，至今感激。在今年三月喜瑞都羅省基督教會英語部聚會中，她以《在花園裏》這首詩歌獻給王媽媽，感激她領她信主之恩。在領人歸主的時候，媽媽常會與人分享她在中國大陸前半生的遭遇和神賜給她的奇妙恩典。為使更多人受益，她把她的這些經歷寫下來，彙編成書，書名叫《我的見證》。

媽媽寫得一手好字，無論中文，無論英文，一手字挺拔漂亮。她留下的一本一本筆記本，上面密密麻麻寫了她的靈修筆記。老年的媽媽有了新的嗜好，學習製作陶器。陶器的製作可不單單是搓揉、成型、燒製那些事，難的是造型設計以及繪圖書寫，上色、上釉彩等。媽媽從未學過繪畫，卻臨摹自學，還照著實物作畫，惟妙惟肖，十分傳神。上色也是一門學問，需要不厭其煩的試驗及累積經驗。塗在陶胚表面的色彩與塗釉燒製後呈現的色彩不完全一樣，甚至完全不一樣。塗在陶胚上的顏色是暗的，燒製之後那顏色

光亮鮮豔。她製作的陶器以及在其上繪製的圖畫和書寫的字句反映了她的生活體驗和思想活動，很多字句引自聖經。

媽媽，一個好端端奉公守法的普通百姓，大半輩子在中國大陸各種政治運動的車輪大戰中，身心俱損，從肅反遭抄家拘禁，至反右被迫辭職，到文革被關押判刑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在當時的大陸中國被扔到了社會的最底層，身份是“牛鬼蛇神”，被剝奪一切權利和自由（這樣的人在印度被稱作不可接觸的人，不過那些人還有人身自由），在居住地被地方各級政府死死管押了整整十年。幾度病危而不得就醫，在家等死。這樣一個半條命的媽媽，這樣一個有能力卻無法施展的媽媽，蒙神拯救來到大洋彼岸以後學開車，奔馳在高速公路上，在職場上打拚，從“鬼”又變成了人。那是何等蒙福的人生。從那一刻起，媽媽更名為梁梅，以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歌林多後書5:17）。

年輕的時候因受逼迫，媽媽得了嚴重的風濕性心臟病，二尖瓣、三尖瓣閉鎖不全，與死神失之交臂。一位“權威”醫師斷定她得了肺病，用肺病特效藥雷米封和大劑量鏈黴素治療而無果，因而使她失卻了及時治療心臟急性病徵的機會，使急性成了慢性。心臟病一生伴隨著她，使她真正地成了半條命。也因長期大劑量鏈黴素的錯誤使用，致使她的聽力受損，老年嚴重失聰。媽媽以九十一歲半高齡謝世，做子女的雖捨不得媽媽離去，但卻對神滿心感恩。九十多歲在當今世代也許不算什麼，但對體弱多病的媽媽來說實在是高壽了。媽媽離開我們已六年。回顧她坎坷的一生，那是敬畏耶和華的一生，是服侍主的一生，是蒙福的一生。

附：一位主內姐妹曾在微博上介紹梁梅姐妹：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frontend.php?act=articlePrint&blogId=14812&date=200905&postId=1933>

〔作者註〕本文因原約定的稿件從缺，臨時受命撰寫，填補空缺而作

【編者後記】

親愛的讀者，誠如許牧師在前言中所指出的，在過去這一年裏，你有何反省與領悟？面對疫情帶來的各種生活變化，你有何學習？有何感受？在這期間，你有沒有遭受重大的打擊？你的家庭，親人，你的事業，學業等有沒有遇到什麼變故或損失？在這些事情裏，你與神的關係如何？你的信心受到怎樣的挑戰？你如何在困境中倚靠主？你如何在各種變化中體會到主與你同在的應許？曾有人見證說：「肉眼看不見的主，反而是在患難中顯得特別真實。」你有這樣的體會嗎？盼望你，也歡迎你把自己的感受、體會、掙扎、遭遇、領悟、心得等寫下來，投稿到《溪邊的樹》，利用這個平臺與主內眾肢體分享交流，通過思考、整理和文字記錄，自己在靈命的長進上也更上一層樓。來稿請寄往教會辦公室，或用電子郵件送往 newsletter@mbscfv.org。



谷區國語浸信會

Mandarin Baptist Church of San Fernando Valley

9124 Zelzah Ave. Northridge, CA 91325

Tel: (818) 280-5271

Website: www.mbscfv.org